

長舌兩年

碧遙著

明社出版

長 舌 兩 年

碧 邇 著

向明社出版

長舌兩年

著者 碧遙

刊行者 向明社

印刷者

文美印書館
上海文監師路八〇四號

不 准 翻 印

1936,9,1, 初版

1 —— 1500 冊

每冊實價兩角

經 售 處

生 活 書 店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自序

這裏面是無心搜集而搜集了的散葉，原因是有一家出版社要過這樣的東西；後來該社不景氣了，又由另一個地方接受了過來。

過去兩年(廿三年，廿四年)之間，中國婦女算是一場災難。本來就因處在更殖民地化了的境遇，大部分不得不靠變賣妖嬈的色相以維生機，卻又遭了主張「護道」重於「攘外」的先生們，板起面孔來一百個取締，取締，取締，……同時一小部分女人雖可找一碗依賴以外的飯

吃，然而在需要抬出禮教製造奴才的年頭，又得碰一個釘子；所謂「新賢妻良母主義」，「回廚房運動」，就是給這批婦女的當頭棒喝。

這些時婦女有甚麼話好說？要說也得兜上十個圈子。二十三年二月，友人沈茲九編輯婦女園地，不管正面的問題不能討論，婦女臨時發生的枝枝節節的事件需得有人說的，於是便時時拉長舌子說了。直到去冬五全大會的前夜婦女園地停刊，說過的話相當的多，這裏面是那兒的一部分。但也有兩篇是在女聲和其他的婦女刊物發表過的。

照着時日排列下去，很像是兩年中婦女大事的一篇賬目；這篇賬目重看一遍不禁悚然。不單是爲了自己的舌尖對於那些事件表現得太幼稚，而是爲了壓迫重重應該奮起求解放的中國社會，婦女還落在這個現象！

這是因爲我們一向緘默太多，任烏烟瘴氣在那兒瀰漫；我們不該爲封建道德所縛而恥作「長舌婦人」，我們應該長舌並學習長舌。

碧遙 二十五年六月

目 次

後浪	(1)
談瓦	(5)
談女學生	(8)
媚聖班昭論	(12)
悼盧隱枉死	(17)
爲勞動孕婦請命	(20)
排「可憐」	(23)
投水消息	(26)
評橡皮底鞋擊斃丈夫案	(29)
自我批判與批判認識	(32)
涼秋九月	(36)
監獄天堂	(39)
胡博士的樂觀	(42)
歡迎婦女團體請願歸來！	(47)
「怪」論	(50)
刑法通姦條修正以後？	(53)
婦女在過去一年	(55)

娜拉演在南京	(58)
三九悼阮玲玉	(60)
生存與生育	(63)
「我等現在怕誰？」	(66)
觀演武松後	(69)
二劉案善後	(73)
關於北平男女分校糾紛	(76)
慈禧逃出京師的日子	(78)
送陳淑女士出洋考察女子教育	(81)
結婚和託兒	(85)

後 涼

有兩句金石不移的古話：「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替舊人。」這不但整句形容盡了江水的滾滾東流，和人事的息息變化；單是那一個「推」，一個「替」，也彀表明長江是「活的」，世上也是「活的」。

立在沉痛的「三一八」紀念的前頭，靜悄悄地回顧數十年來的民族運動，尤其是婦女運動，試拿一枝筆照那運動的程度畫來，可以成一條蜿蜒上昇的弧線。從光緒二十年代起，有那啓蒙的天足運動，女學運動，和秋瑾

女士等所參加的種族革命運動。到了辛亥年，有女子北伐隊，女子軍事團。臨時政府成立後，女子軍雖被解散，接着便有唐羣英等所領導的女子參政運動。元年三月十九日，因議會沒有通過婦女參政案，二十日便有婦女團體搗毀參議院，踢傷警兵的一大亂事。後經總統調停，允向參議院提議增修，始漸平定。其時革命發祥地的廣東，臨時省議會已有女議員當選。但不久中華大地，來了一個袁世凱冰河時期，在此期中，世上沒有「活躍」，只有「靜止」。婦女參政運動銷聲匿跡；女學校減去數理鐘點，增加家事，園藝，縫紉；免除兵式體操；完全集中於賢妻良母的教育。

幸而洪憲匆匆夭折，止水似的社會起了波瀾，數年之間，相衝相激，演為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開民族解放運動，新文化運動的紀元。進步之猛，大有「遠望潮頭一線來，樓前指顧雪成堆」之慨。這時期的婦女，除參加愛國運動，要求參政權之外，並從事封建思想的肅清，提出了「破壞貞操！破壞舊倫理！」的口號。婚姻制度和私有財產制度，原是壓迫婦女的兩大惡魔，這時算找住了其一。嗣後婦女的思想和行動，隨着當時社會運動的前進而前進；相率走出頑固的家庭，以社會人物

自許。十四年的「五卅」慘案，十五年的「三一八」慘案，參加的婦女極多，並有許多人流血喪身，可見她們活躍的狀況。國民軍北伐之役，由嶺南而武漢，而南京，而山東，轉戰數千里，與帝國主義的走狗軍閥肉搏，其間宣傳，慰勞，運輸，傳達，聯絡，救護等等工作，婦女任其大半；且有少數實行武裝，雜入於槍林彈雨的戰場。而上海三十萬工人罷工擾亂孫傳芳後防之時，女工實居多數。這時期的婦女運動，已突破了兩性鬥爭的陣線，踏入了社會革命的境域；範圍亦已自女學生，女從業人員，達到了工農婦女界。這算是婦女解放運動最激烈期，也就是民族解放運動最激烈期，於此可見兩者相輔的關係。

自光緒二十年代以至以民國十六七年，婦女的運動，一波高似一波，一輩強似一輩，這時執筆畫線的人，大可拍案高叫一聲「快哉！」

然而「婦運」時運不齊，數年來恰逢民族生機日漸萎縮，於是不得不又眼看她銷沉，銷沉，至於「靜止」。無以繼往，無以開來，痛何可言！

只是，一時的現象，不能視為永久的鐵律。靜止之後，每易激起更大的險濤；因為積鬱之氣更多，發出來

也特別厲害。立在「三一八」紀念的前頭，只希望我們的婦女解放運動，民族解放運動，有一個驚天的後浪衝來！

廿三年三月十七日

談 瓦

詩經上說：生了男孩，給他弄璋（玉）；生了女孩，給她弄瓦。宋時稱妓院曰「瓦舍」，或稱「瓦子」，看來「瓦」字常用在女人身上。

七尺鬚眉，與婦人女子的差異，等於玉與瓦的差異。古者許多好漢，當危險急存亡之秋，常說一句硬話：「寧爲玉碎，不爲瓦全。」若用弄璋弄瓦的話引申起來，便是：寧爲死男子，不爲活女人。所以三國志上，有司馬懿閉城不出，孔明送給他女人的紅裝以重重地羞辱他。

的故事。

年來國事垂危，東崩西裂，正是男兒玉碎的時候；然而卻默默鮮有所聞。該不是社會上男兒爲數太少，活着的多是女人？

這也許有幾分是實在的情形。近來任怎般沒有精確的統計，也知道是女多於男。試看各地的所謂「抄」，所謂「勦」，所謂「殺」，……那兒不需要大量的男兒的生命？若果中國也像奧國那樣，組織起「索夫團」來（見十九日申報），那必是洋洋大觀。可是這些青年的寡婦或活寡婦，她們不管禮義廉恥的薰陶，大抵既不守貞節，也不索故夫，相率走入於「桃花江」，「美人窩」。革命尚未成功，婦女全不努力，可爲浩嘆！

對於這些無廉鮮恥的婦女，大抵居上位者，多寬恕她們是女流無知；而居下位者，又多憐憫她們是走頭無路。然而也有一種人，以爲這是女性向男性的報復，是正當的行爲。其意以爲男子是女子的敵人，對敵人無所不用其極。最好是刀鋸鼎鑊，殘酷地處置一番；無奈這些東西一時不能到手，便只得在愛情上用欺騙，玩弄，拋棄，叛變等等的方法。

這見解是如何的錯誤，何待言論？窮此之數，是否

要盡驅中華民族，分成男女二大敵國，互相對壘，互相撕殺？幸而抱此見解的只是極少數的無知女流，整個民族，尚不至受其影響而有危殆之懼。

但可懼的是近乎這類的錯誤，竟瀰漫於聰明人的社會。大抵把與自己相抵觸的私仇，看得泰山般重；而把整個民族的大敵，看得鴻毛般輕。成日集其全心全力，以窮治己所謂敵人爲事。兇猛狡詐，卑污殘忍，種種不擇其方。於是乎遍地血腥，男兒壽短；民族元氣，爲之銷亡。

窮此之數，自是「瓦舍」之數日增，「瓦解」之兆日明，「瓦合」之風日熾，「瓦全」之流日衆；將見何莫而非瓦，全國成爲一片「瓦礫」。不待敵人送我「紅裝」，我自己和平地讓給他們勝利，讓給他們開闢殖民世界。

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談女學生

——爲燕大女生控袁市長事有感——

當現在，無聊的先生們總以女子的事作爲茶餘酒後的談助時，關於女學生身上，我們實不忍再道隻字。

但是痛心的事老是展開在目前：甚麼皇后，甚麼交際花，甚麼摩登小姐，大概都是在學府之門妞出妞進；某某學校出過某某新貴的新妻，某某學校擁有某某要人的愛侶，又都視為可羨可誇的光榮。至於某地女學生上鹹肉莊者佔百分之……，某地女學生染花柳病者佔百分

之……，則又慘而又慘之談。

有的人看了這些，知道女學生的甘於墮落，實因前途沒有出路，於是提出了「結婚是女子唯一的職業」的標題。以為與其為黑暗的私娼或徬徨無主的摩登層，何如早上結婚市場，講定身分，一嫁百了？這話說來頗可動人。然而女學生的來路，大都是中上層人家，這種人家的少爺，享樂的事多着，不一定急於結婚。即使結婚，他們的選偶的條件，是要美麗，要嫵媚，這又不一定是女學生特佔優勝。而在我們經濟日趨衰竭的殖民地民族，少爺們能負擔家庭生活費的也日見其少。於是而結婚市場上待嫁的小姐儘管有餘，而有力完娶的少爺則大感不足，因而買賣非常清淡。在此情形之下，女學生不得不與同行慘烈地競爭。所謂大學皇后，所謂交際花，所謂摩登小姐，就是她們在這競爭場中耗去的金錢，時光，心力的成績。至於同性戀愛殘殺案，三角戀愛妬殺案，失戀自殺案，墮胎慘死案，憂鬱瘋狂案，……則又這競爭場上的家常便飯，有層出不窮之觀。

於是乎而我們女學生，被社會視作膿包，視作疽毒，受盡冷嘲熱罵。

嘲罵儘管嘲罵，誰也不會為這些膿毒推源究尾，更

不會為它開刀敷藥，一任它腐爛下去。一部分的男性，方欣幸我們的無可救藥，而便於他們的逞慾，玩弄和駕御。

這現象給社會的流毒是無窮盡。可以使所有的女學生都變成「非人」的孔雀，白鵠，鸚哥，同時也使所有的先生們繼續他們殘忍食肉的野獸狀態。

這現象並不是無法醫治。只要社會是真正平等，誰也找得到工作，生活不須依賴他人；誰也有一定的工作，沒有荒淫的閒暇；誰也沒有萬惡的金庫，驅使他去享樂獵豔；誰也都有機會受教育，擇偶的範圍不受限制……這將使社會一切的膿包一掃而空，豈獨女學生的問題得以解決？

然而這樣的社會不可坐得，要人人努力自覺，努力奮鬥，才可達到。目前多數的女同學，對於「甚麼是社會問題」一層，極少研究興趣。平日報章記載，充滿了現社會矛盾的情形，可是女同學們寧可拿許多的注意，放在衣料大減價，時裝表演，影戲廣告上面，而不願翻看那些記載。這是多麼盲目！這將永遠混在這濁流之中，白被糟踏，她不能幫助社會來解除一根些微的鎖練，而她自己也老在鎖練下墮落，呻吟。